

# 浅论孙悟空形象塑造与作家期望间的关系

李 权

(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要**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神魔小说，书中描述了一个玄幻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个奇异的妖怪、神仙，并深刻反应了当时社会的弊端。孙悟空是该书中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角色之一，棱角分明，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本文通过对孙悟空原型的解读、人物形象的分析，试图还原作者寄予在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中的政治抱负。

**关键词** 孙悟空；《西游记》；原型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包含了佛家、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用神仙、妖怪映射现实社会。书中既有佛道两家的仙人，也有现实的人情世故，十分接近生活而又充满传奇色彩。书中掺杂了很多儒家学术的诗词、名言，描述了一个玄幻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个奇异的妖怪、神仙，并深刻反应了当时社会的弊端。

《西游记》是一本神魔小说，书中的孙悟空形象是我们幻想中的大能人物，由石头演化而成，充满了传奇色彩，随后成为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并且云游天下，拜师学艺，精通七十二变，筋斗云等多种绝技。手中还拿着定海神针，能够随意变化，藏在耳中。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民间艺术和文人之才的结合，孙悟空也是我国民间智慧的结晶。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专家学者有很多说法，胡适认为孙悟空的人物原型来源于印度神话《六度集经》为蓝本而编写的佛教故事，而《六度集经》中与孙悟空形象极为类似的即是哈奴曼，从而胡适和一些学者认为哈奴曼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其本身是印度的，然后传到中国，最后经过诸多学者加工成孙悟空的形象[1]。鲁迅先生对于孙悟空的原型与胡适先生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孙悟空源于我国古代民间的志怪小说，是民间流传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孙悟空原型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怪无支祁。<sup>[2]</sup>

孙悟空的魔幻形象是小说背景使然，也是作者和普通百姓的期许，希望自己能有神通，逃脱现实社会的束缚，作者本身命运多舛，也是寄一缕情思于这个人物身上完成自己和许多人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孙悟空的形象设定必须是有一定能力的，有反叛的能力，有坚持自我的能力，一个普通的神仙是完成不了这些的。例如，当地府的“勾魂鬼”来勾魂夺他的生命时，他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大闹地府并销毁了决定他生死的生死簿，使其肉身得到了永生不灭，这是他反抗的第一步。孙悟空的魔幻色彩就是我们内心中一种正能量，一种自我保护，一种豪情万丈，一种真自我，真性情的完美释放。

孙悟空的角色除了利用魔幻色彩描述理想的形象，释放自我以外，还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影射，甚至是作者吴承恩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作为晚明腐败政治集体中的一员，吴承恩是想打破这个束缚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吏，自己的力量过于渺小，可是自己的文笔力量是无穷大的。孙悟空是反抗的角色，刚开始自封齐天大圣，不服天庭，后来被玉帝赐予弼马温的官职，觉得职位与才能不匹配，不服玉帝等等一些事件都是在反抗，这是作者对于现实生活中普通老板姓，和像自己一样被体制所抛弃的人的描述，是在反映一些心里有反抗的人，并将这种反抗精神扩大化，具现化成一个小说人物。

孙悟空是反抗群体的代表形象，除此之外，作者更要表达的是一种束缚，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结果是被镇压在五指山下，随后不得不跟随唐僧去西天取经，取经路上一再想走，以为孙悟空是向往自由的，会反抗一切束缚，所以一直想回到花果山，做个齐天大圣。观音菩萨则用计骗取孙悟空带上头箍，并传与唐僧紧箍

咒，当孙悟空不听话的时候，就让唐僧念紧箍咒，所以孙悟空是一个反抗束缚，又最终被束缚的人物，直到成为斗战胜佛。

许多学者研究孙悟空形象，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的矛盾形象，大闹天宫是反抗权威和体制，西天取经是顺从于这个体制，表现出前后矛盾的地方<sup>[3]</sup>。其实二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该矛盾说的前提假设是孙悟空西天取经是自愿的。孙悟空西天取经并不是自愿的，孙悟空在五指山下被压五百年，其对于佛祖和其身后所代表的权威专制势力是极为痛恨的，因此孙悟空是没有去西天取经的动力的，反而不再想为佛祖及其势力服务，所以在取经伊始，悟空本身是想走的，但是观音尊者用计骗了孙悟空带上紧箍，并用紧箍咒控制孙悟空，强迫其西行，并承诺取得真经修成正果，自然能去除紧箍。因此孙悟空不得不辅佐一个凡人慢慢走完一个跟斗就能飞过去的西天取经之路。

大闹天宫是孙悟空天性使然，不服管制和束缚，而西天取经则是被逼无奈之举，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矛盾目的就是诉说民众反抗无力的失落感和愤恨感，这是符合明朝晚期黑暗的政治和普通百姓民不聊生的生活。封建社会的老百姓是活在权利中的，人民生活的好坏完全依赖于父母官的品质作为，而封建官员对于权利的渴望和占有欲远远强于现代，因为封建制度决定了他们的权利无人监督，可以直接决定百姓生死，甚至草菅人命。<sup>[4]</sup>《西游记》中，波月洞的黄袍怪是二十八星宿的奎木狼，因与凡人情缘而下凡；莲花洞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徒弟；乌鸡国的假国王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金山兜山金山兜洞的独角兕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坐骑，此类神仙的亲信下界为妖，祸害百姓的例子在《西游记》中并不罕见，反应了封建制度下官官相护，权力滥用，黑暗无光的政治本质。

作为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大明晚期青年官员，当然要以匡扶吏治，出朝入相为目标。可不幸的是被牵连入狱，一身才华难以施展，此时吴承恩无计可施，一个文人只能寓情于诗，寓情于书，用一本《西游记》委婉的表达对于朝政的不满。对于命运的不公平，作为文字狱很多的明朝，吴承恩也只能写出这种神魔小说，痛斥当朝吏治的腐败不堪和自己的期望与无力。

## 参考文献

- [1]葛维钧.《西游记》孙悟空故事的印度渊源[J].明清小说研究, 2002, (4): 36-43.
- [2]项裕荣.《夷坚志》与小说《西游记》——也论孙悟空的原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 121-127.
- [3]宋克夫.主体意识的弘扬与人格的自我完善——孙悟空形象塑造新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7(2): 33-37.
- [4]吴光正.《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J].学术交流, 2007, (11): 140-145..

## 作者简介:

李权(1986.9-)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